



民间歌谣中，反映旧社会底层民众生活之艰辛苦痛的，称为“苦歌”，描述了旧社会人民饱受统治阶层摧残欺压的悲惨生活，如泣如诉，震撼心灵。

苦歌唱尽底层人民艰辛

《闯关东十二个月》（节选）

正月里，立起身，天气（又）寒冷，出门来，遇撞着那，大雪迎头。东北风，吹的是，双手（又）捂耳，浑身上挖骨凉，里间里抖擻。眼望着，雪盖头踩泥（又）踏雪，十字街路不平，乱裁（那）跟头。在家中，老爹娘，留也留不住，走到那路途上，犯了些艰难。一路上，受的苦，一言（又）难尽，二十七日头西，进了登州。二月里，二月二，正好（又）上船，船把头，要盘费，俺又犯了为难。从身上，脱马褂，当钱（又）两吊，坐上了小摆渡，送到那黑山。从黑山到窝岛子，二十（又）多天，薛平岛下船来脚踏（那）平川。窝岛子，到奉天，二十（又）多天，从奉天到吉林还有（那）八百三。三月里，到唐县，当天（又）生病，海南人闯关东不服水土。在家里，吃的是，粳米（又）白面，到这来高粱米发得也很粗。高粱米，做米饭，一天（又）三顿，曲马菜，蘸大酱，又苦又咸。一天价，吃不了，三碗（又）两碗，身上瘦脸上黄，浑身发酸。四月里，四月四，似睡（又）朦胧，梦着了海南家众家（那）弟兄。在梦里，我弟兄，有说（又）有笑，睁开眼看了看，还在那关东。忙爬起，装上烟，俺待（又）打火，止不住二目泪湿了前胸。

“闯关东”指的是清朝末年至20世纪初我国华北（以山东、河北为主）老百姓向东北地区的大规模移民活动，潍坊地区各县均有民众参与。

《闯关东十二个月》采自诸城北乡汉王山下。汉王山流传的民歌多达200余首，此为其中之一。民俗学专家认为，《闯关东十二个月》在山东甚至全国，都称得上难得一见的“稀世孤本”，也是潍坊一份宝贵的人文遗产。

歌谣中的“海”指的是渤海。因闯关东的人来自山东，而山东在渤海之南，故称“海南”。

歌谣常以12个月或者四季、五更，从头到尾叙述，这种结构形式学界称作“定叠式”。

《长工谣》

长工要吃饭，拿着命来换。一碟烂咸菜，两人一瓣蒜。出尽牛马力，吃的猪狗饭。三百六十日，不让歇一天。刮风抬石头，下雨要打苦。鸡叫起五更，晚睡半夜天。挨骂又受气，年老往外撵。



《放羊歌》

扛活半辈子，草房无一间。衣裳挣不上，缺单又少棉。一生无妻室，死时更悲惨。破席将尸卷，埋在乱岗边。东家富流油，长工油榨干。哪年变世道，穷人也有田。种着自己地，劳动笑开颜。

选自昌邑县《宋庄乡志》。

此谣在潍坊各地有不同版本，多数版本是：“要吃财主饭，拿着命来换。清晨早上坡，插锄一支箭。晌午大犒劳，两人一瓣蒜。出的牛马力，吃的猪狗饭。”

《放羊歌》

姐儿生来面焦黄，摊了个情郎又放羊，逐日在山上。早晨起来见一面，但等天黑落太阳，叫奴挂心上。他正月初一上了山，裤子里背着冷米面。渴了喝点空山水，饿了啃点冷干粮。二月里，羊刨青，没山没峪跑得凶，累得放羊的腿弯疼。三月里，羊出圈，闲羊母羊头里窜，小羊紧接随后边。叫声伙计等一等，拎着袍，扛着毡；指着锥子和麻线，伺候下雨缝鞋穿。

四月里，羊剪毛，铜钱换了好几吊。留下两吊随手使，余下铜钱往家捎。五月里，五端阳，把羊圈在山头上。打点火，吃点烟，饿羊跑在地头上。下腰拾块面石蛋，打得饿羊“咩”地伤。六月里，热难熬，放羊的受罪谁知道？晌午还没吃早饭，到了晚上“暗宿”了。七月里，七月七，伙计们商量“卧地起”。价钱高了咱就去，价钱低了回家去。八月里，八月八，八月十五下大茬，细羊煎饼吃三顿，烧、黄二酒济着喝。九月里，九月九，掌柜的捎信叫往家走。不到小雪不往家走。十月里，是羊会，首先咱先卖，日后咱再买。十一月，天气冷，坡里的麦苗似马鬃。看着无人咱不管，来了人就往外轰。十二月，整一年，掌柜的商量把账算。上工使了钱几吊，下工使了几吊钱，算算还剩多少钱。

《放羊歌》流传于青州市。这首小调的结构特点是用铺陈式中的定叠式，从正月唱到十二月，用“姐儿”

的口吻，依次叙述放羊人的生活状况。

《晒盐工》

人道晒滩驴驮盐，百日晒滩一日还。狗皮包裹随身背，家中来了黑大汉。妻问工钱带多少？不值一石高粱钱。粮油米价依然涨，全家糊口真是难。

选自寿光市《西岔河一村村志》。

《妓女告状》

初一呀十五啊庙门庙门开，有牛头共马面两呀两边排。阎王的那个老爷呀就在上边坐呀，一阵阵的那个狂风刮进个女鬼来。顶着那个状纸呀照上照上跪呀，尊一声阎王爷您老听明白。当来世你叫俺托生个牛和马，千万的别叫俺托生个女裙钗。娘怀俺小奴哟十呀十个月呀，开肠的破肚呀将俺生下来。一岁的两个两岁哟娘的怀中抱，三岁哟四岁上离开了娘的怀。五岁的那个六岁上了街上街上跑，七岁的八岁呀脚儿裹起来。九岁的十岁哟就把奴来卖呀，十一的呀十二时娼门买进来。十三的那个十四啊就把嫖客接，十五的十六呀给奴开了怀。挣了那钱来当家妈妈喜呀，挣不了钱来呀将奴鞭子排。一鞭子起来一鞭一鞭落呀，只打得呀小为奴骨头皮肉开。打来的打去的打得奴成了病，躺在了牙床上起也起不来。三天呀没吃下七碗糯米饭呀，七天的灵魂呀上了望乡台。为奴我望乡台上往呀往下看，我看你家妈妈怎么将俺埋。一领子那芦席呀将奴我来裹呀，二道的那麻绳呀将奴捆起来。大街上雇来了两个闲汉子，穿心的杠子呀将奴向外抬。一抬呀抬到了南坡里去，离地那个三尺呀将奴摆下来。这个说好歹地盖上两锨土，那个说咱是管抬不管着埋。南来的乌鸦啄了奴的眼，北来的那个大黄狗给奴开了怀。连皮的带肉的吃个干干净，闪下的那个骨头碴子给奴晒起来。在阳间结下了多少知心客呀，哪一个到这里给小奴来埋埋？看起来人活在世人情都还在，人不在世那就算瞎眼瞎眼呗！

此谣流传于昌乐一带。其精彩之笔，应该是妓女在望乡台上所看到的景象。民间歌者的艺术手法实不可小觑。